



09959

蘇子由文約選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子由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  
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  
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  
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  
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  
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  
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  
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  
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  
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  
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叅之官  
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  
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  
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  
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  
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

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  
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  
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  
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  
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  
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  
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  
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  
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

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  
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  
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  
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以有功則可以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  
則臣以爲可以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  
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  
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  
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

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  
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  
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  
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  
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  
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  
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  
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  
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

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  
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  
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  
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  
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  
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  
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  
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  
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

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

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

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

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委婉而入翻覆盡意不用危言激論而聞者自喻陳言之善術也。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

小蘇文約選

七

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



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

可置某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

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

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收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

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

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

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培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

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畧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

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

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  
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  
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  
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  
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  
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  
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  
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  
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踈  
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  
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  
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  
幸孰厚焉

西漢人陳事之文簡質而古退之猶近之永叔  
變而爲紆餘曲暢介甫加以勁峭明允雄肆子  
瞻駿爽其體製皆不遠於古文字由此書則近  
吏牘開南宋元明人蹊徑而指事達情明白曉  
暢自不可廢

三宗論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

小蘇文約選

十四

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

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傅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學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傅說其知此矣。



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

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

小蘇文約選

十七

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說本國策特抽其緒而竟之

秦論一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蹙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蠶起之兵，西嚮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

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

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推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

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

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於劉項三國情事俱不切。而在作者諸論中尚爲拔出者。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

小蘇文約選

三

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向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末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



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

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  
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  
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  
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  
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  
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  
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  
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  
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

小蘇文約選

二六

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

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而下，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

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

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燕論

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畧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况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嚚無耻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而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



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